



善光寺繁昌記

長尾無墨編輯

三編

ル 4
3765
3



門外
3.65
3

長尾無墨編輯

善光寺繁昌記

長野書林

松葉軒梓

序

名花客物河地類之而人

亦此業必志最為可惜一旦

有名士方人詩一又其凡

深韻車甲唱之和甘藉亦已

依可心播于在昭于後也為更

國語
北生

善光寺繁昌記

善本寺每部目録
序
乐工亦樊素小杜亦樊素
足见其一端矣故有花柳
而无名士文人则不能广其美
有名士文人而无名花柳则不
能写其情要名士典文人共
花柳相因相依以成其名者

歟将花柳以名士文人为名已
者歟盖其间必有不可诬者
以者名墨君善尧寺繁昌
化之编身微序余受而读之
其花貌柳情信之乎况溢于
纸之恍之乎使人如在红粉

克中身親見其窳窳如鄉者
其文其詩殆非夷之初思嗚
呼君亦名士文人哉君已有此
名士老人而植芝花替柏價
可以播于遠可以傳于後矣於此
乎浚花柳亦以君為第一志

已者也雖能余可之士為志
已若死女為悅已者亦今也
堂中算程名花算株窳柳
不浚孰是為君死且窳者余
也情人不從見之死倘得能見
其窳者亦幸矣終序

江州善法寺大音龍印書



誰道僧



向晚不樓
 之寐不樓
 馨洞亮
 烟月鎖
 佳人多
 情似被
 一適如
 醒醉日
 醇醒不

石無墨

誰道僧
 房幽更
 幽出即
 咫尺門
 歌樓粗
 一又助
 不負酒
 涯三五
 秋

右枕山



藏書

家藏

善光寺繁昌記三篇百余年而其效無一入於余

權堂藝妓其長尾無墨著

距善光寺四五町東南之彎角有一市街曰權堂今改

曰靄賀村權堂之名最舊相傳稱光天皇百二代王應永三

十四年丁未三月六日去今四百八十四年東門失火延及堂塔

即奉佛像避于橫山道場越八日始造假堂所謂永和

三年所落慶金堂應永三十四年所供養宝塔至是與

諸堂同時為烏有蓋橫山即今橫山村而道場之跡不

可復考假堂之地即今權堂村是也古記假宮作權宮

假堂或作權堂權堂之名蓋瓶之有草堂傳以為往生

廷曰善
光之花
街此權
堂此地
繁昌之
權全在
此馬至
夕嵐含
山暮煙
藏柳之
時滿街
張華燈
樓々列
解語花
則若三
千觀音
出觀于
黃金閣
中虫鐵
作詩人
豈能得
不斷魂

院之舊蹟想假堂後名往生院亦七院之一也地舊有
市街漸屬零落各家謀貯娼妓延遊客終以為繁華之
場弘化四年震災後街割為二西者二十六戶為表權
堂南北百二十五間東西二間半余東者四十戶為裏
權堂南北九十間南接田圃東西二間余兩側妓樓櫛
比明治五年官解娼妓之束縛有解放之令紅裙四散
權堂再靜寂居人苦活計乞哀不已明治八年三月設
證鑑收稅之法再允妓之售技於是死灰勃發柳萌花
綻樓々改觀絲肉嘔啞終朝徹夕其繁華超于往日萬
々近來受證鑑者幾百余名而其妓無一人磴茶者今

夫地方之士族也官貴也農也商也工也皆野棲村居
常自訴曰天下不景氣不知有何人能遊此地而使為
如此之繁昌耶果如來功德使然者歟抑女菩薩活如
來之威德乎不可思議光之名實不可誣也柳橋新誌
曰歌妓近歲月增日滋或三十或五十今茲春夏之際
則至一百三四十名之多一人云未曾有之盛也今也權
堂之效殆有超越焉者豈不亦盛乎
東町南盡處有一溝水曰鍾鑄川劃斷市街東流其南
即權堂妓家比櫛曰倉田曰綠屋曰島田曰中屋曰
都屋曰柏屋曰榮屋曰林屋曰柏屋曰五百藏曰

善光寺後山日記
三篇

竹屋曰中松曰萬屋曰永屋曰山本曰清水曰島田街下
 曰白木曰三竹曰富士野曰永輝曰中島曰碓屋曰藤
 丸曰笹川曰滝川之為表權堂曰北村曰小松曰戎屋
 曰中洲曰小川曰市川曰藤本曰山本曰駒田曰升水
 曰吳竹曰中倉曰黃鶴曰山海曰文明曰藤田曰若松
 曰紀伊曰二葉曰青柳曰小白曰藤嶋曰藤岡曰藤源
 曰山田曰永野曰一力曰玉川曰紀伊曰花房曰笹屋
 曰永代曰宮鶴曰山田曰間野川曰中根曰鶴本曰清
 水曰鳥野之為裏權堂乃表裏市街共妓巢窟也茶肆
 酒樓羹鋪菓店雜錯其間每軒揭燈書店名以為標望

賦曰檢閱眾奉
 官命乎
 可怪可

賦曰人
 身典責
 有國律
 而不異
 前日之
 陋習所
 謂無緣
 衆生難
 度者乎

遊漢治郎多從薄暮入來諸樓絃歌嘈々雜々海湧山
 翻頃就各樓檢玉簿大概商戶四分農家二分僧侶一
 分區戶長二分官員一分他方之旅客周旋于其間聞
 一日落權堂之財不下二百圓筭之一月六千圓一歲
 七萬二千圓十歲七十二萬圓噫亦大哉
 權堂家々諸妓多為外来寄身于其家者共受證鑑懸
 名籍于各肆稱為某肆某女容過遊諸樓則主人聞其
 所命俾婢奴召之各肆々奴即趨報而催粧束携送之
 其樓詢侍席之早晚而去或半晌多時或全日竟夕隨
 樓主所斟酌之定限再來而促其歸客留之則仍前既

美曰公價其如
此私價
有倍焉
者
試曰戲
草妓院
章程之
一狀香
一炷凡
一時間
但多客
之夕不
在此限

遣之則辭去而就他樓之所請往來周旋不一而足矣
而肆頭有監奴臨簿點檢以香柱為界限每出妓一枚
挿炷香一條飲酌枕席間奉承客意能延晷刻者續至
數十條席已散而諸妓各歸其家又轉赴別樓之招者
新炷香一條原價金十二錢五厘終日擁花則香炷八
條當一圓通宵擅春則香炷十條當一圓二十五錢是
以名娃仙媛聲價躁一時者每月炷香五百條得六十
二圓五十錢金貨亦繁昌之證也
一場遊仙窟長生法出斯仙窟不死藥出斯仙窟々々
之廣大華潔者曰花房曰山本曰塚屋曰紀伊曰藤野

美曰僕
聞之老
妓曰權
堂之客
殊吝于
纏頭偶
與之亦
不多於
二十錢
可以見
其土情
一斑

美曰詩
曰勇哉
々々輒
轉及側
試曰獅
々之名
必不猛
傳奇中
有名妓
李獅

曰拍屋曰林屋曰白木曰紀國曰島田曰中島曰藤田
曰市川曰中屋曰五百藏修營競雄豪客貴紳之所往
來而纏頭隨多所謂客種上等者也其他稍下等者數
十戶不遑枚舉所謂客種之下等者也或無纏頭至
如其賣花之數則陪上等之妓嬌前客眷後客亦無礎
茶之日者何哉曾聞之人皆養置獅子妓之鬻淫者醜
面無態度反轉自由先其尻後其面容素好轉一字朝
雲暮雨社燕來時呈笑塞鴻歸時鳴愁痴漢呆丁源々
來昏昏耽近世獅子盛五天竺所未聞也獅子素獸中
之霸王每一吼百獸辟易然而獅子所恐者三尺棒之

善光寺後記

廷曰棒
公何等
忠臣又
何等無
情乎

廷曰青
樓裏面
實景如
畫

廷曰奇
想
觀奇文
斐曰奇

來襲也當其宛轉之時若認一衾雙枕乍被糺私賣之
罪更使出罰金若干獅子懼捧公何啻狸奴西洋動物
學果有此課否呵々

妓家四五戶共一井使婢常來汲水阿竹與阿松話那
家獅子妓而似頃抱情郎服飾極美何騙術之巧也阿

松道我家獅子攫山手大將而自傲蔑視婢輩如土芥

熟思阿三軟掌空費一刻千金之可憐宵者婢之愚也

鬼女又有十七春我有畫策就他店婆為獅子阿松道

我所思符合近見獅子無技無才無姿與我輩一般然

而紅裙翠帶錦其身又何等榮華可羨哉共臨井水照

影阿竹道我髮縮不伸阿松娘鼻低已似獅子矣不願

為獅子亦可哄笑而去

權堂坂街隘窄腕車搖兀大困瞽按摩停立坂中央聞

車聲將避之輓夫逼衝消摩々々失足轉倒圓月印地

畢丸朝天妓在車中啞笑消摩轉白眸口出沫道吁痛

哉々々叱腐妓你以濫轉之身邂逅笑我轉鐵面皮可

憎振笏叩地喋々罵不止車已輾然馳去

割烹家巨擘曰藤本曰玉川曰綠屋曰清水此等宜快

飲者樓內幾箇使婢清聲呼應接客掌席者看財主至

前導下榻出記有名木牌而問客所嗜曰刺身曰茶碗

斌曰妓
客一般
男女同
權可謂
開明之
進步

汁曰甘露煮曰光澤燒曰烏鍋曰醜膾指揮如意忽聞
盤水中之盃箇々相觸有邑鏗々錚々歷階捧至又酒
又肉紛々送來客携妓而來則為妓設其品饌與客一
般故妓懇々請客侑登此樓或某發跡之祝宴或送別
之祖會或社盟或無冬盡集此樓皆曰一等料理店一
等高利店

川柳氏不曾云乎吉原明兮家乃暗兮是千古之金言
而游蕩家之戒箴也今人翻案此什作狂歌々々曰明悉
吉原之人決無使家裏黑暗之理也世惑一變亦可以
證開化余也貧生不得熟悉何能辨之隨聞乃記耳阿

廷曰歌
種名花
未攀一
技可恨
也

無墨曰
此等妓
各係丁
丑晚春
編成有
落藉者
有入藉
者紅裙
趾畢竟
如風絮
皆存而
不削者
惜其名
也

金阿竹阿隈阿正阿花八重吉阿夏龜吉阿滝長松阿
歌阿関才藏雛助小深富次阿道阿仙阿瀧阿猪阿都
世阿清阿益阿志津駒吉阿峯阿藤福助頓子松助阿
和佐阿富阿熊桃太郎阿佐久小春福松小六小金金
太阿房阿角濱吉阿虎阿琴金八阿柳豐吉小千代奴
梅吉金太郎阿茂茶歌治阿豆阿林阿島阿榮阿芳阿
鐵阿留阿妻阿昌金六玉助達磨小糸小蝶小花小直
菊松阿兼阿鏝三吉小柴峯松小清小三一六是等中
等以上之妓也其優劣等級則人々見得識別矣安須
私斷其品評乎他如怪獸不雁牙齒者余亦不贅

善世集
三篇

廷曰此
等繁華
欲壓我
祇因花
街

土曜夕預期日曜朝寐闌醉不辭更燭夜深者以官的
之光臨也旅亭滞在若地藉若地券調查晚倦以盤珠
外之資買一夕之芳宴者區戶長也事涉訟庭滞在數
日乍想鄉妻散鬱于妓樓者訟棍也托御堂宿直半夜
來突者子院之苾芻也糶祿券晦跡酒樓者舊藩之士
族也秋山乍聞呼妻鹿意動遠來者荒村之農夫也春
街偶見犬伉儷而情發直登樓者商店之駉丁也止拇
戰獨學新登樓者近里之情實開者也手巾罩頰者便
面加額者乘肩輿者載腕車者挈盤肴者送酒壺者舒
編傘者提毬燈者載帽者曳杖者執手者連袂者樓主

菱曰余
曾陷某
樓糞廁
中有詩
曰沈聲
溺色曾
聞語落
馬墜車
亦有入
誰料倒
囊微妓
夜青樓
糞裏陷
此身
賦曰臆
說亦甚
呵々却
是有凡
趣
賦曰太
白星帶
畏秋氣可

店丁使婢箱奴僧侶按摩擔夫財客冷客書生無壯者
幼者無顯人微者猶免釋氏往來絡繹不斷妓街素隘
窄故偶有踏犬屎蹶馬失陷浚桶者皆溺糞糞通者也
諸樓宴飲之間嬉戲為招手令不一最多作藤八拳五
文而呼奇妙其價廉近來鄙褻柳拳又流行蓋柳橋之
妓所創而藤八之變則也角觥甚九之歌唱倦南紀柑
船歌亦罷殘樽未涸乾肴猶香客追新流行而頻作柳
拳妓笑曰官敏捷妾痴鈍爭及每奉枉輸客々大傲稱
無敵一妓星眼置太白盛酒曰妙仇也以雪會稽之恥
一往一來一叫一閃飄絮追風不可摸捉每戰皆北妓

善哉善哉
三篇

絕 斌曰快

廷曰張 家十二

友於是 索然無

色矣 斌曰其

然豈其 然乎

廷曰儂 家固慕

小艾鐵 石心腸

敵七香 頤挫折

斌曰如 聞那裏

數花移 植松本

里益有 之矣我

未見之 此

道吸此爵盃客謝曰謹奉活佛如來之佛刺

蓬窓日錄曰張敏叔以十二花為十二客友人某假以

聲妓比之清客梅為小蝶貴客牡丹為小花壽客菊為

小糸佳客瑞香為阿藤素客丁香為三吉幽客蘭為小

直靜客蓮為福松雅客茶縻為小柴仙客桂花為雛助

野客薔薇為千八遠客茉莉為玉助近客芍藥為峯松

又雛妓而有名者比七香梅為奴百合為達磨菊為金

六桂為才藏茉莉為小芳水仙為阿雪扼子為阿里其

他花幾枝未聞品評也官之所賜士之所給皆為那花

神賽錢費消也花耶人賣花春耶人鬻春買花乎花能

語愛春乎春惹夢無墨有詩云腸斷何來十二紅傍陀

桃李立東風楚王宮殿今零落春老雲痴雨膩中

游郎與妓飲其欲結情者煩樓主及女奴輩之媒舌是

常格也必別出定情金若干更預辨衣服一襲之價又

有自恃風流不假媒約欲相得而結情者多託言徹明

之飲新川柳曰夙有春意在故々粧醉態其妓所喜者

竊狎而不使他妓知不相喜者虽親擁之決不許情事

一夕一卧即竊得伉儷者風流游冶之所最誇也蓋權

堂所以致今日之盛者即是賴轉一字耳無墨有詩云

蝶去鶯來互問芳花朝月夕送迎忙橫波一注誰深淺

羨曰讀 到芳情 忽斷腸 扣風何 必問嬌 香前身 我是狂 蝴蝶每 遇名花 抵死忙 斌曰一 讀神往 無墨曰 此編成 丁丑晚 春故列 此十二 容至戊 寅晚春 有落藉 者有離 妓為大 妓者臣 然當時 芳盟友

人某西
比較而
風流治
郎所讚
也余也
貧生不
可私斷
姑存以
俟友人
再正

斌曰讀
畢正襟
曰古之
人古之
人

惱殺揚州薄倖郎
有一書生平素謹克讀諸子百家之書而暗時勢踈人
情適親友來誘登樓生不可曰聞娼妓有徽毒恐他傳
深慙慙再三說以不通土風生不得止共登已而妓絃
友歌一坐取興生端坐叉手默然酒流更移將就寢妓
喃喃相話生多以漢語應之妓私思是所謂陳文漢者
也不堪同衾忽起行廁不復來生終夕獨卧不眠唯聞
廊下窸然與飢鼠走頂格聲月落烏鳴生早起促諸友
歸或問之曰君亦被那妓愛乎生曰不啻被愛重敬僕
如鬼神曰是何說生改色曰敬遠之而已

斌曰以
針化棒
我輩新
聞記者
之狡僧
技倆此
欲以棒
接針可
々

斐曰易
曰尤龍
有悔其
謂之乎

一客投某樓聘獅子此夕為其里社祭禮市街喧闐不
能眠相謀擇閑地就某旅店而宿焉會棒公檢投宿者
姓名來他褻押聲徹于外棒公怪之排闥而入二人喫
一驚赤條々雙手掩陰陽跪曰彼則小官妹子中夜病
發按摩之耳棒曰汝赤龍猶有躍淵之勢者何哉客謝
曰然是暫欲試我針治之術也
甲謂乙曰我一聘權堂之妓日夜恍惚神往魂消比之
鄉里之老妻月鼈不啻我亦不夢見本妻乙曰豈獨兄
而已哉衆人皆然故所以致此繁昌仄聞東京妓院有
曰極內省者然則改稱我權堂曰之權妻堂甲悅服

善世集卷之四

美曰如
讀金屏
梅

廷曰蚕
夫真卒
露情實
狐婦巧
言如簧

城曰機
已熟亦
不隱避
何等膽
氣騎虎
或狐之
勢不可
中止呵
廷曰已
危則甚

善世新編海國語

養蠶之利一村村落數萬金妓眼早注暴富一農牽其袖
迎入洞房執手接膝一杯互吸一肴同啄徐徐說起曰
前夕待君久何不来也有鳥不鳴日莫夜不夢君願為
影依形君東則妾又東西則又西願為帶纏腰為禪貼
臍客道娘誠有意我決贖去田舍閑寂可忍乎妓道賤
妾原生都下常惡喧雜買家干淺草閑地後不數月罹
火災屋宇一灰老母與妾真箇赤條々不帝無避風雨
處殆欲飢死纔受親戚之庇陰借些少盤纏客歲賽善
光寺以祈冥助寄包田舍意思閑適不忍去今也無可
養母不得已投我身于榷堂售技不計蒙君一顧山盟

海誓中心之喜不可謂也聞君家在千曲川畔果然乎
否客道我日夕思卿宛轉不寐如何雙白嚴且吝家道
極儉即堪麥粥否妓道只樂與君老墻圍亦何難焉客
曰春澤摘芥夏畦採瓜秋園打柑柳冬爐煨芋栗卿其
有意乎妓道妾落籍已委身於君一鹿眠林雙禽啄山
苦樂共嘗目下所愁者真母在東京假母在本地妾償
身上之負債使兩母領其意在金放期未來縮之在金
典衣他受之在金噫賤妾之脫籠何等巨額客道勿為
念養蠶餘潤猶存明日必送致金表郎本志妓道然則
君請可賜一證女子固多狐疑郎默不答妓故々背燈

善世新編海國語

二篇

十

斌曰一讀神往

現愛生 菩薩忽 男子妙 相未見 者誰不 起隨喜 之念

唾淚數行下戶外有人歌曰夜將七時不使郎返芋培
將遲客曰芋々矣

有祭祀有祭祀人皆四走今茲十一月二十三日為武

井神社正遷宮產子謀演出物雜戲權堂之妓亦議出

治臺一車其新奇傳以為第一先祭三日諸妓打會演

習見其打扮束雲鬢擬俠男無紋服佩褶袴急裝皺紗

巨袖黃縞下着三尺帶約橫着鎮火煙袋唱許邪曲過

街頭以為一日晝錦行所謂學京款仕事師者而將張

意氣也提日打點味爽挽出治臺一竿紅旗弄風為導

吳姬越女連袖為列移步春風傳芳信百花鬪嬋妍二

人鳴柝三人曳鐵棒而前驅島樓小柴紀樓頓子為音

頭一聲許邪歌高唱喚鶴掠月々欲鳴啼鶯穿花々如

語眾妓襟纏紅手巾手翻牡丹扇而殿絳唇同音和之

妙節止行雲芳調靚雲月觀客自四方填途似蟻群訪

糖儉父道祭祀極豐極榮消魂々々那妓金裳曳泥羅

裙掃塵何等韻事真山王祭禮江戶日子之意氣一商

道北里娼踐ハ父字那劣妓謂二文字可也我一文不

買也婆道呵呀那位小娘寸分不異孃樣芝居之濱治

剖瓜為二使寫真師模其影他不可辨焉數此一連指

點低聲道那個太肥這個太瘦彼此調合便好那個鼻

斌曰試問當日傍觀者流涎果抵幾丁頭否未

善光寺焚香日記

菱曰夕
忙中掉
落花無
情流水
有意之
八字文
思欲絕

廷曰剝
佛箔竟
信薄

賦曰妓
輩甚温
柔可愛
而一狎
代言師
或怕纏
起多少
之葛藤
來後証
者所謂
無効之
契約誰
為妓輩
淺那天
秘者早
晚我見
其人

低似三平二滿那個口天似獅子世間目妓呼獅子其
名所因生歟相共袖角掩顏吃々竊笑書生四五輩在某
樓恰見歌妓移蓮步未甲生意指喝采曰某樓親玉々
々妓為視笑生誇曰汝不知乎那美人者東京天降之
別品公曾會他樓悅僕過實今星眼波注我所謂落花
無情流水有意者也乙生曰舍々散痴畢竟那妓視汝
者偏視也笑汝者冷笑也自僕見之不堪抱腹也匪友
容嘴曰那腐妓輩何等之醜狀其打扮馬車別當歟將
郵便脚夫也徒行晒日香汗流銘華出本色黑與火場
搔灰漢一般想數日之狂譟浮費可推曾聞那姊那妹

本日裝資四五十圓典衣簪辨之嗚呼算盤不充不景
氣不藝妓真武井祭祀
凡藝妓之徒東京來也先就樓主借金幾十圓樓主之
尊妓稱之謂主人々々命使作証書二枚其一枚文曰
金幾十圓也有不得已之緣故今也敬借之然而返却
之術無他以妾日夜賣技所獲華金折半之一以為妾
衣食費一以還付于主待歲月子母當淨算其一枚文
曰若有客請侍枕席主人以為可則妾決不論客之面
貌醜陋又何問其老且淫哉唯主人所命是從耳余聞
之公法家後之一証私約書而無出之法衙請裁判之

善光寺史記

美曰試問妓中不作二枚証文者幾人面貌如彼尚然

美曰與紙花與之猶可若見吾曹青田客妓公將謂之何想去後必有撒塩之賜

權然妓輩恐之不肯違主人之命亦可謂醜陋老淫者之大幸耳
客徵妓必與纏頭々々亦有二種曰正花曰紙花妓常喜正花嫌紙花蓋纏頭皆妓私有物而雖主人亦無奪之權云故獲正花則忽懷之可以拂借錢紙花則不然以本月所獲至翌月五日徵之樓主々々亦留其十分之一為己利依之觀之一夜勉強獲二十錢至翌月為卜八錢其嫌紙花不亦宜乎
妓之有借錢猶商賈有物品商賈有物品而後可運其財可富其家妓有借錢而後可勉強其技可欺其客可

越曰刀筆社會亦有此耶艷々

美曰余不欲為其議長唯欲為其妓長

廷曰虽似游戲然非才思流暢安能及此

奪其金而容之浪費金錢以驅狐長為第一蓋驅狐長多拔撰于富豪中者而托懸用來宿人亦不怪故驅狐長多為愛妓辨淨樓主人所貸阿堵物有使其隨意賣技者名之謂勝手勤余聞某院有議長我驅狐長亦謂之妓長乎
田舎郎跌座破禪頭龜頭鄙語喋々馬食牛飲不解意氣活潑之曲調藝妓清唱中黙々傾杯耳妓早察無聊忽止撥曰公須唱一歌藏久恐生醜郎曰我得意相撲甚九也何待娘言啞々是耶拍手打々其大声陶可毀密祖可蓋歌曰藝者々々今活計不就邂逅要為獅子

延曰結
法突如
來出又
意表
或曰為
去蝶未
花不知
畢竟何
等情味
想作者
能占此
一刻千
金而後
始有此
一字千
金之筆
也繁昌
記一部
價直僅
七七十
五錢亦
不太廉
乎那裡
之境界
唯兄可
共語矣
意

延曰專
一夜二
編字
眼與後
之戰戰
宿等呼
之字呼
應有力
賦曰多
少主張
吾曹不
保証之
美曰能
論客貧
富細說
妓美醜
夫自自
謂也
廷曰妓
手殿魔
法幻術
雖那藕
宗不能
及也
廷曰妓
貪可忍
而婆貪
不可忍

善哉
三篇

之技俗呼娼子妓曰公美音何如斯而何等惡口乍和曰
姑蘓城外寒山寺野蠻醜声到愕然
表口達本街裏口得橫坊格子戶深鎖花竹參差出于
黑板屏上自有小船宿之趣鶯声止又啼蛺蝶去又来
一抹紅霞罩半樓日將午妓猶在紅閨如玉真專夜日
高眠主婆呼起一陣春風吹柳々無カ一欠一伸晏々
起身雲鬢稍亂髻根殆傾手支額出深閨知之昨夜騶
戰宿酲未全醒者也使婢奉盥嗽一朵海棠曉露洗花
淡紅將滴凭火桶炉立一膝頭採長烟管吹烟戶外履
音戛々請怒一声待詔婆挾榔匣來也日廻妓戶糊口

者也性極猾口極囂能論客貧富細說妓美醜擬田舍
訛而鄙里人語常羹饌餘瀝謂料理多鹽隣家放屁論
無遺好為情郎媒灼似京鴉非京鴉一種封間也妓亦
喜聞世間之風評與之臭蘭所謂同氣相求者歟日使
婆梳翠鬢香露上擲芳雲繞指婆曰卿曾擒山手大將
近來車否妓曰婆又謂那大鯊々々有魚心妾無水心
其交如水遂與泡消頃聞洩鬱于他樓擁那妓妾寒盟
寧幸婆道川柳曰地球運轉乍得明信然大將之財奇
獲幾許卿縱令虽非赤心平素虛誕八百以賺掠于他
金而放遣那的強腕後生可畏妓開化也其為開化哉

善哉

武曰曾聞古老之說東京妓鬻之大復古亦自王政維新之際蓋田舍漢酸處之影響乎

曾曰余曾欲守錢奴之金百計慮未得策重手月片

剝取他阿堵物其策可及哉

賦曰佳入薄命之佳然今之佳入異古之佳入無佳其人命自取焉者耳不足深憐也言或招作者之怨而今之才子不異古之才子

善世集卷之三

鬻風亦變島田大倍十年以前之風鬻已成請可一照
妓執一小鏡與前鏡合照曰誠佳好風可愛婆收梳具
洗手坐火桶炉下喰數片烟喫數碗茶四顧無人婆徐
々說起道卿容色實冠權堂花顏一日春不可空過頃
興銀行干某坊其社負某依賴婆會羅浮山下將結趙
郎夢媒灼茲成謝金可充握婆而有謝金況於卿乎社
員錢痴也若要利卿宜擒焉妓聞金一字乍靨笑曰諾
為妾計之事成他日分福即今所愁者日夜閑的願臨
也想輪流相支那的頗鐵公鷄而非仰恩顧者縱令泐
取千金給一月不下片手何足辨衣食妾在東京見鬻

公大牢見地方事何窄虽然妾稼穡不通杭州風而嫌
忌不能得阿堵物又勞無功也况樓主敬的如鬼神偶
呵責妾不勤而其未及于慈萱五十四郡太守不如一
鄉寒士也然源源來昏昏耽真愚蜂訪香痴蝶認花一
般朝思破盟之議夕案鎖港術如何可也婆諒之說了
泣下婆道有策々々我有反間謀那的之細君婆所知
也邂逅過理髮未知的之心醉卿也婆直行說細君須
起落花妬風之情細君妬心勃發不使那的出門宿約
春寒誓盟朝破然則勾引社負情郎又何妨婆策成卿
必設大牢以饗婆此時恰有人衝不意來婆吃一驚愴

善世集卷之三

三篇

十五

乎暫贊
之作者
想作者
亦同一
感慨汪
然閣筆
廷日舍
熊而取
也

善光寺後集
三篇
惶挿梳匣去。妓道：妓院禁男子，自裏口來有何用。一商
開障曰：貸本賈某過日，所貸春兩文庫期日已過。妓起
返數冊，又道：頃有新稗史，否商道：旭山胡蝶糸遊二篇
發兌此書記權堂景況者也。妓道：今思出兮昨夜兩三
之遊漢，曰頃新著之半長記者能說人情甲品乙評
想翻桂川之旧汁來者而為阿半長右衛門道行者乎
商曰：未聞半長記者果繁昌記者無墨仙史
所著細論該地景況。妓道：世間之醜態玷行皆記載之
歟。商曰：先刻與女剃工所話之內幕詳記得者也。妓閉
口墨々然

或曰恰
是催租
吏即門
來一般
殺風景
呵々

笑口僕
屢因上
口獲奇
禍未為
下口獲
災其故
何哉生
放言時
事不避
時忌如
去年一
月警視
入獄是
其一証

一樓宴集，聘妓夜闌醉興益豪，樓婢來道：那妓公為迎
馬一容採時規曰：早々那妓公來時我乾漏指二字，今
見之四時五分前也。此時間而不可燼線香二本，果知
折而炷之者也。折香柱縮時間大概時規一時間炷盡
香一柱，香柱場監奴可罰妓笑曰：可厭且的之笑端客
道：畢竟厭我輩而非無蛺蝶擇花，鴛鴦移宿之意。果知
妓公出時燧火我輩去，後有撒鹽賜妓曰：惡口之間屋
輸出于幾荷，饒舌來可厭。可惡客曰：我上口虽惡不敢
為害妓下口虽好能為災。
田舍漢二三輩會飲，某樓使婢來侍，杯杓笑曰：頃有

善光寺後集

三篇

十六

延次韻
曰曾上
柳橋十
二樓花
晨月夕
幾回頭
眼中彷彿
佛鮮妍
色不識
何花落
此州

新妓自東京柳橋來所謂辨天砂糖漬者也曰某曰某
昨始揭名虽春色稍謝艷容絕技請試一招滑舌慙慙
不止客心醉與衆議衆不能不領焉招之脈々春風忽
送芳信聞障外請恕之聲隔席先拜客曰今夕奉謝從
容就座位置得宜其粧飾楚楚小原鐵心嘗評三都之
妓曰東京妓竹外梅花西京妓雨中海棠浪華妓月前
梨花真有趣其意氣爽而不褻所謂柳橋之典型客素
喜狐媚一座鬢覺曰虫絃索鼓興杯杓不親宴席無聊
鬱々際已燼香柱二條箱奴來而促歸客幸之令放遣
時看彩車喇々來才子五六輩來聘此妓色藝共佳進

某曰僕
一夕赴
某樓茶
謀之招
妓輩兩
三侍矣
欲細問
確茶之
狀而上
人嚴然
在坐惜
其情也
証之
曹不保
試曰吾
傳小野
私所福
松蓋此
類乎敢
問

退動止不失其節言辭應對不失其機客喜躍曰可掬
々々與鏡花水月一般真權堂之彩鳳也遂探懷投金
或解風流之徒也無墨有詩云花月豪華十二樓一声
水調萬纏頭柳橋々畔東風惡狼籍殘紅落信州
妓之不遭招而在在家謂之確茶蓋其閑暇無聊可以有
擁白磴茶之狀之謂耶無墨有詩云連夕綺筵不見賓
臙脂和淚易傷神隔簾忽有歌声徹認是春前夢裏人
虫春夏盛開之候終有磴茶者况於三冬乎近藤野樓
之妓福松者頗有才藝抑損不驕于客到处被愛顧負
最連來記玉者無一日磴茶然未曾聞轉字而需游客

善七

菱曰僕亦曾有詩曰月吊欄干足夜思別樓酒散與誰期秀郎畢竟無明眼遠却寒梅玉一枝

或曰作者惡腕妄開我黨之衣食奪却新開紙上之好材料去可如可羨

菱曰作法從大段目明智之妻諫光秀之章照昭來

之恩露鐵中之錚々者也

妓街之樓主壯年輩無不擁妓者多托徹明飲遊客散後取遊無玉代無香價放遊占自由權者也所謂我國中之花我得折誰謂不字故狎且久而分婉者不虧他方財客虽桃源春深舟楫斷不知洞天之一趣也一妓效粧如花五夜街上跼立顧盼若有所待恰好有放歌過者知其声為我情郎逐影早伸玉臂將捉郎驚一走及街南秋葉社内壯年避無方便立社背妓撞着揪郎袖含恨欲言未語一滴紅淚潤郎手漸說起曰所以俟郎者非他頃身重不常日嗜酸味絕不見月潮桃李春來

花開夏去結實噫如此肛裏何早被他注指知妾與君

有盟声價日減撇迎絕迹郎亦何不一顧薄情々々真

可憎曩日山盟海誓猶在耳何今見屏棄妾歸無所爺

娘面前無句可說壯年自若道壯年生長妓街以狡獪顯動使妓褪衣抽算典

不見自家所飼鷄乎妓道那鷄何大壯年道鷄與鴨

交接以生一鳥曰之間子卿所妊又非間子乎妓閃星

眼道咄勿調弄妾固不待他客裊席非君種何郎出舌

曰鄉自東京來者賺客謀奇獲非歸東京者乎然則有

腹部奇獲可充土實也妓聞未畢玉面發頰皓齒咬他

肩郎大叫曰呵痛々々捧公過巡視聞其声叱叱其不

卷光寺後記

三篇

十八

意來兩個吃愕驚走暗夜失生路誤投却裾花川堤塘
洵然有聲幸水淺無恙郎起妓曰噫危哉欲踐桂川之
正則

有財則媚盡則放是歌妓者流之開化也趣座助飲飽
射其利擇富豪者欲結情而暱之常至有數箇情客乍
認其落魄故構出生厭心之計一意放遣唾瀝不注落
花飄絮風縱不定近花月樓玉輔積多財曾有東京私
生之女今年登女學校勉勵賜賞牌云玉輔待宴所得
之金每月遞送二十圓充學資云虫未知其心術如何
其所為洵為美談亦情海中之女丈夫也友人某作小

菱曰起
以戲誑
結以正
意方是
文勢曲
折之妙

廷曰此
等文字
益世教

賦曰俠
女子可
愛那守
錢何巧
等車情
却各情
兒子之
學費三
助之豪
舉虫不
可為訓
或足為
脂粉社
會吐氣
批畢傾
一大白
呼快再

傳比之名媛貞操文長不贅
一日開角觥場于權堂裏南隅觀者如堵島田樓一妓
曰三助自買曲中四五妓招飲相撲者十一個于某樓
付與新樣單衣十一張其氣慨喧傳滿街箇這在維新
以前稱洒落者在維新以來稱野蠻者而如費財干贅
途不適文明時情者也識者或譏之頃師範學校落成
其結構追洋風廣園植樹木募名木聞權堂之妓三十
四名連署獻金若干助其資云此賤女子而為此盛事
妓街之榮譽曲中之佳話也

建久四年曾我十郎私成與弟五郎時致殺父讐工藤

延曰妓
中有烈
婦於古
人中亦
一似
讀烈女
傳

左衛門尉祐經而遂死是歲六月十八日祐成狎妓虎
為尼來善光寺老岩石小路有遺蹟今曰虎石菴無墨
有詩曰遠弔英魂入佛關猶看越艷旧時顏相思當日
千行淚雨々風々苔滿山頃有一妓小龍者寓權堂曾
在東京柳橋之日為旧幕府麾下之士畑某被愛顧為
三世之約戊辰之亂某脫籍抗王師而走北越戰死于
信州飯山小龍聞而追哭不止遠來善光寺然小龍自
深秘匿敢不語人若果信則與虎尼一般心事近日作
小龍小傳以刻石庶佳人之跡千歲不磨乎
衆妓淡粧濃抹衣帶銜新以賽善光寺為樂事有孤行

有伴侶此行不買車不從箱奴手搦其裙謂之左裙羅
繖張霞臘履鳴玉必不媚佛託名行賽使他傍看艷羨
也村婆連臂賽善光寺會之途一婆道阿呀這箇真生
活雖樣消魂々々一婆指着妓後背道那行大娘豈不
似吾戶長殿嫁女樣偶會尖風起掀翻紅裙露那處皆
曰辨天之出現勝于如来開帳矣無墨有詩云善光寺
裏履声輕朝祈暮賽無限情痴念還不後生願牡丹一
朶可憐生

靜軒居士評阿今新浮島木亭曰妙齡善舞眉目如画贈以一
絕云玉葉吹香別占春桃李畢竟眼邊塵三千粉黛

湏如洗羅綺叢中第一人。頃柳橋阿竹者來寓英樓。曾
台鼎官長某公千金以贖之。公罹丁丑一月之震禍。阿
竹又被放逐而耒于此地。售技余一日瞥見評曰。舉止
閑都風格宛然芙蓉出水。贈以一律脂粉不施。楚々真
錦城歌吹稱絕倫。誰知一顧百年樂。何買千金半夜嘖。
李氏香魂烟柳月。楊妃醉態海棠春。東風紅紫漫開落。
無限榮華屬此身。

菱曰春服已成

妓之製新服也。衣一襲帶一條。長襦衫一領。其費又大。
故要狎客以募其費。狎客亦則不得不援其費。歲首諸
妓著新服。無狎客者。借先詣善光寺問途于愛顧佳客。

菱曰今年一月西京画師淺井小自割所持光緒數幅為妓人數輩衿画以墨梅墨蘭等其夙致可見余知其妓未知名也又曰無難度

昭新添手帕。永乞眷顧之意也。頃友人秀子合縫
妓所贈之手帕。箇々製浴衣。自狂歌曰。縫為浴衣那妓
輩為請。着衣所贈手巾也。其風流洒落美人治郎所贊
也。今茲一月小直三吉峯松小清奴一六小三雛助小
柴數妓裁光絹為絆襟。以水墨画蘭竹梅菊之圖。粧束
一般新歲來而賀。正其活發韻致為雅客所讚也。無墨
有詩云。春自佳人過處生。彩車輾雪響。夷々手巾片々
表賀去。誰是教坊第一名。
妓三兩輩擁火桶。座喃喃贊他服飾。喋々說那態度。戶
外冷客窺立。樟子以舌穴紙。潜觀妓偏視。曰長舌可厭。

廷曰談
到此花
鄉裏面
實境可
見

賦曰一
讀絕倒
何等快
老若使
之必為
被八傷
紫痕終
生不可
磨滅請
少用意
戲訊竹
枝
爪痕紫
今齒痕
紅元未
春色成
此躬

廷曰阿
菽妓中
之才子
不教外
飾也願
得見此
于本術
先生如
何
賦曰唐
詩云世
間結交
須黃金
多交不
深鳴呼
前人情
業已如
此何獨
貴一賤
女子裁

何等暴狀客曰痴言勿吐叱孰與汝毒舌惱殺人

天心月高樓々客散杯盤狼籍妓在客席不醉飽強意

勤飾客散則姊妹呼應連袖就殘血容筋如兩品客都

鄙論纏頭多少奴々話食々話亦放屁不答員卒食不

可看蓋都門之妓居田舎久品行隨生疎梁間二鼠來

覘甲道我將貪殘有追臭馳腐妓既食了如何乙曰彼

舐不餘糟粕我飢不可療其声忡々妓曰叱業畜矣鼠

笑曰汝猫諛狐媚同一毛族耳何獨獸視我也

酒妓候風樓主加柁看他鄉人則百媚侍席一意航了

秋波々上去擠陷奪財繡被昨暖錦囊朝寒見以為常

新瀉繁昌記曰少妓送客歸啼泣不已或解曰異鄉之

客一別万里山河長隔泣何及妓曰褫未盡猶遣他穿

一好衣去豈不遺憾乎非哀別也權堂妓有類似之語

曰阿菽曾與近鄉豪士某親手段奪盡其金又褫盡

衣服放遣敢不顧傲然曰金有則親金盡則離是妓開

化也猶釣魚人鮎竭魚即散其人憎々焉財盡產傾而

始悟焉譬如喫鴉片烟者甘其味不覺其毒遂以斃人

呼此女曰阿褫々與菽國音相通

裏權堂北之角祀田面稻荷小祠古來何物託言為藝

妓祭神無墨註曰祠在鐘鑄川頭所以叶心願也

鐘叶鑄與

廷曰祈
白眉神
不如神
積財郎

斌曰竹
杖上乘
夙調絕
佳可上
絃索也

相通猶西京祇園廟東京阿彌稻荷社其為祭不知何
釵影履聲絡繹不斷心緒百端皆出私願果有利益云
無墨有詩云身沈情海不勝春暮雨朝雲賽幾旬阿母
無知阿娘意貪心漫祈白眉神白眉神者唱家所祭之
神出小說王翠翹傳

若毀若譽若罵若嘲若泣若笑愈出愈奇編中所
謂茶人者乎敬服々々

丁丑十二月廿七夕

大音龍妄評妄批

快語解頤妙恩沁腸毫端有多少之方便我輩夢

想所不及也

海南

坂崎斌拜批拜評

余少年學科索文中事喜謔應代活
革古今人物之得失文章唯去放膽如
滑穢ホ文未為作也若讀靜軒石上江
戶繁昌記文章靡麗如八綺羅世中
吸花露只恨屋士与余異世矣吾墨先
生一曰推一少毋訪余ハ寓見示更清之
乃所著善光寺繁昌記也彩筆一翩
翩如水中月鏡中花影探不能方集

善治... 每... 記
之所睽野際裨史多盡不文章矣
如春風之可至竹林鋪羅綾絨索之
深系本張錦繡今讀其文遇其人稱
之不一大愉快事哉因加意評返之
治十年丁丑九月中浣也

鶴洲王廷章識

桂洲漁長書



明治十年十二月御届
同 十一年三月出版

長野縣士族

編輯者

長尾無墨

南第一大區三小區筑麻郡松本
南深志町五番丁三百番地

長野縣平民

出版人

西澤喜太郎

北第廿三大區三小區水内郡
長野町櫻枝町八百十五番地

